

萧军全集

第八卷·戏剧

吴越春秋



目 录

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和京剧《吴越春秋》的成因与过程	1
-----------------------------------	---

上 集

第一部：投吴国	8
第二部：刺王僚	63
第三部：除庆忌	126
第四部：伐楚国	194
第五部：葬娇娃	272
第六部：战携李	350

下 集

第七部：忍辱求和	367
第八部：计献西施	406
第九部：三年之囚	444
第十部：卧薪尝胆	489
第十一部：夫差之死	514



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和 京剧《吴越春秋》的成因与过程

今天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六日，正是下午六点多钟，天空不断响着雷声，云团翻卷着……看样子又象要落雨……

因为得了一点小病——伤风感冒——本想休息一天，坐在椅子上，望着楼窗外，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感到很无聊，看起来，一个人是闲不得的，因此就又拿起了笔……

我的《吴越春秋史话》历史小说，已经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越春秋》京剧本也已经抄校完毕，觉得好象还应该写点什么的樣子。

这已经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为了不使时间浪费、生命空虚，就开始写起这部历史小说和剧本，前后大约用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算是把它们写成了。至于小说能不能出版？剧本能不能演出？那时是没作这方面考虑的。因为深知在那一时期，对我本人来说，这类客观的条件——出版与演出——几乎全是不存在的。前面说过，这只是为了——不使时间浪费，生命空虚而已！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算起，我的家曾经几度被抄没，举凡所有的文物、书画、稿件、家具……等类，最后只能说是“洗劫一空”！

不过，有些事情常常也有例外和偶然这一因素存在，例如《吴越春秋史话》历史小说以及这《吴越春秋》京剧脚本，就偶然和例外地没被直接抄没去，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曾把它们寄给邓拓同志，还幻想着能在北京市出版单位得到一个出版的机会。

后来邓拓同志也被抄家了，在抄邓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两部稿



子,可能就由当时北京市文化局的造反组织拿来和我被抄去的文稿一起“归档入案”了。后来当归还给我被抄去的文稿之类时,这两部稿子竟失而复得,安全无恙,而且包扎得很完好。《吴越春秋史话》于今年七月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印行了;剧本也已复抄完毕,这对我个人的失、得来说,应该属于不幸中的“幸事”。

我的一切文稿能够绝大部分归还,而且保护得很好,在这里应当向当时文化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葛献亭同志表示我郑重的感谢,且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

到今天,除开《吴越春秋史话》已经出版以外,这《吴越春秋》京剧本似乎也有了上演和出版的可能,因此抽时间想写一点“前记”之类的文字,以说明它的产生过程和目的以及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等等。这对于读者理解它会有所帮助,对于自己也可算为一点纪念之意。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之前,也汇集了于它有关的各项材料,其中有一篇系当时写完这剧本下半部时写下的“前记”。我看了一下觉得当年的观点和主张和今天的观点以及主张没什么大差——虽然时经二十年了——先抄录如下:

一时的兴会

几年以前,由于一时偶然的兴会,用了较通俗的文学形式,写下了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吴越春秋史话》小说。

今年八月间,也是由于一时的兴会,就开手写下了这部《卧薪尝胆》京剧本。它是根据小说《吴越春秋史话》下半部写成的。

这小说前半部分是以伍子胥、专诸、吴王阖闾等为中心人物;故事是以伍子胥逃国、阖闾谋王位,以及吴楚之战为主。后半部分,则是以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范蠡等为中心人物;故事则是叙述:越败于吴、勾践纳降、归国图治、终灭吴国,以及描写伯嚭和伍子胥之争为主要线索。

小说和剧本

这剧本和《吴越春秋史话》小说比较起来,基本的主题、人物、故事……是没有多大差异和增减的。只是由于剧本必须要受舞台上的空



间、时间、一定的以至必要的条件所限制；要给导演、演员……以充分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照顾到观众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在感受性和理解上的差别性……等等，因此就必须要使事件高度的集中，情节大力地概括、剪裁、净化……而又要使主题特别显明，突出了人物的形象，性格鲜明；言语、唱词……力求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利用了京剧的这一形式，就不能不依从这一形式某些基本的规律和特点，务期使它——这一剧本——在基本上象个“京剧”的样子；同时对于这一剧种的演员们以及音乐工作者们既有的技术，得以运用和发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不能不有所适应以至“迁就”。不过，任何剧种的形成，也全是从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变化而来的。即以京剧而论，它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它既然是由集纳而来，也必要集纳下去……此后才能够适应更复杂的题材，更深刻的内容，更广泛地表现……。如此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新的价值，新的春天。根据这一认识和理解，在我写作这剧本过程中，凡和这一形式不是绝对难以调和的任何技术、技巧、唱腔、说白、音乐……以外，我就尽我所知的全部或一部加以采取，而使它们有机地安排到剧本里面来。——这也就是对于京剧这一形式的利用，我的初步认识和主张，而且如此实践了。

艺术中的“历史”

我们全知道，即使真正的“历史”，一写到纸面上来，也就要在某种程度上打起折扣，所谓“全真”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不独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更何况依据历史题材写的小说，再根据这小说编成的戏剧，它的“折扣”就要更大一些。甚至于和原来的历史、小说……可以发展到毫不相干的地步——以至相反的地步——这也并不稀奇。如果要根据书本来找“全真”的历史，再根据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来对证“全真”的书本历史，这将是不明智的。即以这“吴越之史”来说，一般所根据的也无非是《左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其他一些书面上的知识，或者偶尔从考古工作者由地表下发现的几件文物而已。那些“书”当然全是后来人的追叙、想象而成；而地表下出土的文物，也只能作为一种某些事物“确曾存在”过的例证，也并不能够代表“全真”的历史。更不能表现或说明更多一些具体的



事或物。因此,我也只能根据前面所举的那一点“由头”加以“还原”来写作小说和剧本了。

在剧本方面为了舞台的效果要求,有时就不能不把“真正”的时间缩短或拉长,甚至于不惜倒置;对于人物也要增增减减,或者添枝,或者去叶,而一切要以艺术上的需要为抉择。这时不独要“违背”历史,也要“违背”小说。在原来历史方面,就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不脱离于历史;不拘泥于历史”这一原则;在艺术方面,就应用典型的处理“执其一,而概括其余”;在艺术效果方面,就需要适当地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形象夸大,色彩鲜明,感·290·情饱满,想象丰富而积极”;在利用传统形式方面,就采取“推陈出新”、“内容决定形式”的基本态度;在丰富技术、技巧和采用材料方面,就用“拿来主义”这一较宽宏的气魄。至于一个作者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当然是一切艺术的基本灵魂,它是不能够脱离艺术本身而单独存在的。作为今天我国的作家,应该以什么哲学观点,站在什么政治立场上,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我可不必要在这里罗唆。“从血管流出的应当是血;从水管流出的是水。”鲁迅先生早有如是语意。当然,即使是血,也还要有“质”的差别。

“历史”的用处

“全真”的历史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完全相同的历史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历史既不可能单纯的重复,因此把今天的社会现实,和过去的历史硬要粘贴在一起,加以“比附援引”,这是很危险的事。历史之所以称为“历史”,就因为它毕竟属于“历史”范畴以内的事了。我们利用历史材料创作艺术作品,援引历史上某些故事、语句……作为今天某些问题的比拟、说明……等等,这只能从其中寻绎出它的一般发展规律,有某些典型性的、类似性的……东西,作为我们处理当前现实问题的一种借鉴,一种参酌,一种启示,一种标准……之用而已。所谓“古为今用”,它的意义应在这里。否则,就有“食古不化”的嫌疑。

真正历史剧和历史传奇剧

关于“历史剧”和“历史传奇剧”的界说和概念,在今天来说,是很



难于划分得、规定得“丝毫不苟”、“泾渭分明”的（其实泾渭也并不能严格分明）。从广义的时间范围来说，即使是表现现代题材的，其实也已经是历史了；若再从这题材的来源范围来说，不管是书本上记载的，口头上流传的，地表下掘出的，……全可称之为“历史材料”。若从狭义来说，所谓“历史”，总应该距离我们现在时间要长一些；事件要见诸史册或经、传，而事件本身大体上又已被公认和确定了。因此，所谓“真正”的历史剧和传奇性的历史剧，就应该略略有所区分。在前者，属于历史中的基本人物、事件、故事，必不能任意处理，或者凭着作者一时高兴而安排，必要合乎它的基本真实性。在这里，留给作者的“自由”，那只是历史观点以及艺术方法的“自由”而已，决不能够任意而行。属于后者，那“自由”就要大得多一些，几乎是不受任何人物、事件、故事……本身的约束，可以完全按照艺术需要而安排，只要在艺术的规律和逻辑上得到承认的话。不过，如京剧中的《三国》一类的戏——这应属于“半历史”剧——尽管你可以把某些人物夸大或缩小，正看或反看，……故事可以添些枝叶，但他们的结果，却应该是符合于历史情况的。周瑜总应该是死于诸葛亮的前头；而刘备建国总应该在四川，最终是被灭于曹氏，却不能让阿斗统一天下，再来一次“汉室中兴”。至于《薛家将》、《杨家将》、《呼家将》、《包公案》……之类，比较就可以随意安排一番了。对于此类题材的戏剧，可以勉强称为“传奇性历史剧”或“历史传奇剧”，均无不可。

我写那部《吴越春秋史话》小说，以及写这《卧薪尝胆》的剧本，在主观打算上，确是想要按照“真正”的历史小说和剧本这一标准出发的。尽管所根据的史料有多大程度上的可靠性——我无法证明——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可能在基本上符合于这仅仅存有的一点书面历史的真实性罢了。此外，也就不排除艺术上所允许的传奇性、想象性，以及其它技术上的夸张和艺术上所需要的事件措置、安排。历史观点、主题的确定……这应该是属于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至于这观点、立场……正确与否，适当与否，这又是另外的问题，这里，且先不谈它。

剧本——舞台实践的必要性

过去，我虽然也曾利用京剧这一形式写过一些剧本——例如《武王伐纣》——有的还曾上演过，由于上演的结果还不算太坏，因此如今



就又作为抱有一次尝试、一次练习、一次试验……的愿望和目的，写出了这一剧本。

在写作小说，或者利用某种既有的戏剧形式，我从来是不怕犯错误，也无意于避免浅薄或无知的嫌疑。错误和正确，浅薄、无知和深刻、有知，全是相对的。只要肯于纠正和学习，总会有所获得。

剧本和小说、诗歌，……所不同的，它——剧本——不能只限于文字方面的“成功”，必须要通过舞台上行动的实践，否则，那只能算为“剧式”的小说或诗歌，或者称为“读本”，而不能称为“剧本”的——或者称为“不能上演”的剧本。

有的剧本只能读而不能演，可能它在文字上有被欣赏的价值了，但这不能算为完全。另一方面，有的剧本读起来几乎是毫无趣味，可是在舞台上却能获得一定的成功。这成功，可能由于剧作者对于舞台生活、剧场生活……具有较深刻的经验；技术知识较丰富的认识，并能够掌握戏剧的某些特点——行动性、结构性……等等所致。再就是熟悉观众的某些兴趣和心理。这也不能算为完美的、好的剧本。我们最理想的剧本，当然是既可读，又可演。既有文学上的欣赏价值，又可以获得舞台上的良好效果，当然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以上这篇《前记》写于二十几年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日，这记录下的时期，正是这剧本的下半部完成之时，那时暂定名为《卧薪尝胆》；后来补写了上半部《吴楚之争》，如今合起来才定名为《吴越春秋》。

原来写这剧本的设想，也如同写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一般，只是为了不使时间浪费和生命空虚。同时，小说希望有个出版的机会；剧本也希望它有个舞台实践的机缘，因此在写这剧本时，以“组场”为单元，就是说，整部剧本可以连续如“连台本戏”那般演下去，到终结为止；也准备每一部做一个单元，一夜演完。进而一个“组场”也可以作为一个“单折”演出。用军事上的一句术语来形容：即可化零为整，也可化整为零。

若干年前，对于京剧这一剧种的特点，我认为它是以表现历史、纠正历史为宜。如今这一观点仍然未变。

过去，我也曾断断续续参加过改革京剧这一工作若干时日，但是总的说来成绩并不大。既未能“推陈”，也未能“出新”，总是在“棉袍改马褂，马褂改背心……”这一“磨道”里兜圈子，很少能见到用新的历史观，新的京剧形式……来创作出一部较大规模的历史剧来满足观众的



需要,满足京剧演员“推陈出新”的需要,一新观众和演员的头脑和耳目。

最近京剧界似乎响起了一阵要新的京剧脚本的呼声,因为一些传统的再好的旧剧目总是演来演去……且无论观众已经感到了厌烦,连演员们也感到了厌烦。再好的技术和技巧,如果没有新的剧本为前提,根据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原则,这些技术和技巧,也不会获得新的突破和生命。

剧本是戏剧的灵魂!这《吴越春秋》很希望能在重建京剧灵魂这一工作上,能够起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九八〇年九月五日于海北楼寓所



上 集

第一部 投吴国

第一组场 诛建

提要：

楚太子半建与伍子胥逃居郑国，半建被晋国所诱，竟欲谋有郑国。事败，被郑国所杀。伍子胥逃出郑国。

时： 秋天。

地： 郑国都城——皇家花园。

第一分场

〔内擂鼓、呐喊，众武士押解二被绑武士“急急风”过场。〕

第二分场

〔众武士押解晋国间谍（不上绑）“急急风”过场。〕

第三分场

〔八武士前后引、押楚太子半建乘马“急急风”过场。〕



第四分场

〔一白须白发郑国接宾馆老役人“乱锤”上，作远远尾随、张望状，作手势，亮相而后仍返回上场门下。

说明：被押解的郑国武士，晋国间谍，楚太子聿建等，全是被押解和“请”向皇家花园去对质。老役人为了探察情况，在后尾随，等到他明白了情况以后，急忙返回宾馆，准备为出城行猎的伍子胥舍命送信。以前的被押解的武士之中，就有他的儿子，因受了晋国收买，并因分财不均而出首。

第五分场

〔第二大幕拉开，为花园景，对向台口成平面八字形设桌椅座头三副。二太监“行弦”上，设筵毕。

二太监 有请君主。

〔武士、太监、宫女引郑定公（半武装），子产（相装）随上。入座。定公正坐，子产侧坐。武士上。

武 士 启禀君主，楚国太子聿建请到。

定 公 现在哪里？

武 士 花园门前等候。

定 公 请到花厅相见（以目示意）。尔等要谨慎了！小心了！

〔武士拱手低头退下。

定 公 （向宫女）尔等退下。

〔宫女等退下。

定 公 （向子产）啊祖父！

子 产 君主！

定 公 那晋国的间谍，和那贪财的武士，可曾俱已讯问明白？

子 产 俱已明白。

定 公 赃证呢？

子 产 般般俱在。

定 公 倘若那太子聿建，不肯招认，却便如何是好？

子 产 人有人凭，物有物证，哪怕他不肯招认！

定 公 想那聿建，乃是楚王之子，一时避祸逃来我国，如今一旦将他



斩首，岂不要引起楚国之怒，而使天下诸侯责我郑国不义耶？

子 产 如今那楚国，平王昏庸，费无忌独揽君权。太子聃建一日不除，费无忌必要一日不甘心于我郑国。如今假手我国而除去他的心腹之忧，他将私心感念于我，从而绝其伐郑之心，可免于加兵我国。太子聃建逃来郑国，我国仗义收留于他，待以上宾之礼，天下、国人皆知。是他不独毫无感恩图报之心，反而勾串晋国，阴谋谋夺我国江山。似这等：丧尽天良，无情无义之人，宣其罪状于天下，使天下之民，诸侯列国之秉有公道之君臣，必将抚掌称快，而称我郑国诛之无亏也矣！

定 公 只是那晋国，不肯干休，却又如何是好？

子 产 想那晋国，无非利用那聃建愚昧无知，贪小利而忘大害之心，一时权宜，充其牙爪。成则实收渔人之利；败则死一聃建，于晋国而又何伤？我等只诛聃建一人，放回晋国使臣，并允晋君，愿其奸谋而全晋国之誉，那晋国必将自愧，而不敢逞兵于郑国矣。古语有云：“立国之道，无德则难存，无威则不立，无义则不行，无勇、无断则必见凌于敌国。”想我郑国，北有晋国之强；南有荆楚之雄，而如今那大周王室，势衰力弱；列国诸侯，多在逞兵自保。想我郑国，强不若晋，雄难比楚，若欲图存于强大之间，必须内行仁义之政以德其民；外睦诸侯之交，以固其势。外示和柔，内寓刚强，当仁不让，见义必行，逢危而勇，当机立断，敢请君主，不必犹疑，如此聃建，今日不可不诛之也！

定 公 祖父之言是也！

〔内喊：楚国太子驾到。

〔值班武士上，向定公。

武 士 楚国太子驾到。

定 公 吩咐有请。

大太监 （至台口）君主有命，有请楚国太子花厅相见哪。

聃 建 （内白）来也。

（内唱西皮倒板）

有聃建进园来，心神不定，……

〔二武士执戟随聃建上。

（接唱元板）

秋风起，一阵阵，燕雀无声。



莫不是，机谋败，要今朝丧命，……
悔不该，贪富贵把晋国勾通。
那伍员，进忠言，几番谏诤，
他劝我，要恩报恩、仇报仇、恩仇分明。
到如今，生死间，吉凶难定，
怕只怕，那郑定公，法不容情。

呀！（接唱）

但只见，他君臣，端坐不动；
两旁边，众武士，杀气飞腾。
这气象，并非是，平常行径……

哎呀且住，你看那郑国君臣，端然上坐，不言不语；两旁武士
俱各杀气腾腾，这全非平时待我的景象，只恐怕是凶多吉少！
（沉吟）待我回转了吧？

〔欲转身，二武士将戟交叉。

二武士 太子不可回转。

半建 唔！唔！唔！我明白了！

（接唱）到此时，我只得假做镇静，
摇摇头，摆摆摆，步上花厅。

众武士 （齐声呐喊）楚国太子驾到！

大太监 （向定公）楚国太子驾到。

定公 请他入座。

大太监 请太子入座。

半建 贤侯可好？半建有礼。（拱手）

定公 请来入座。

半建 谢贤侯；（入座后向子产拱手）老相国可好？

子产 （立起拱手）承蒙太子垂问，老夫甚好；太子安宁？

半建 但不知贤侯将小王召来，有何见教？

定公 如今这秋光正好，你看这满园之中秋花盛开，如此良辰美景，
怎能错过？备下酒筵在此，无非一叙宾主之礼耳！

半建 噢！噢！噢！原来如此。贤侯如此大恩大德，小王何日才能
答报？

定公 太子说得哪里话来。想太子乃楚国之世子，将来归国承继王
位，那时节，不计今日怠慢之嫌，不使兵临下国，于愿已足，何
敢想望“报答”二字……啊？（笑）



哈！哈！哈！

聿建 （笑）哈哈！这是理所当然。小王一旦回得楚国，继承王位，必与郑国永远结为盟好；并愿以楚国之地十城，为贤侯万寿！

定公 （笑）哈哈！下国之君，焉敢有此梦想？（向太监）行酒上来。

〔行酒。

定公 请酒！

聿建 请！（向子产）老相国请酒呀！

子产 请！

〔共饮。

定公 行酒！（行酒）请酒。

聿建 请。

〔二次共饮。

定公 行酒。（行酒）请酒！

聿建 请！

〔三次共饮。

定公 行酒……！

聿建 慢来。小王酒量无多，实不能再饮了！

定公 如此酒筵撤下！

〔撤酒筵。

搭座向前。

〔搭座。

啊！太子！（拱手）自从你君臣来到我国，我等郑国君臣，可有怠慢之处么？

聿建 并无怠慢之处。

定公 可有什么不到、不周之情？

聿建 也无有。

定公 却又来！（立起挽住聿建手臂走向台口）我来问你：既然一无怠慢之处，二无不到、不周之情，是你为何恩将仇报，勾通晋国，要谋夺我郑国江山，是何理耶？

聿建 此话从何说起？——有何为证？

定公 快将赃物、证人押上厅来。

〔众武士押解二武士及晋国间谍，从上、下场门“急急风”分



上,于台中互绕一∞字形,而后分立于左右台脚。二武士又抬一桌案,上有珠宝金银及文书等物,置于台口。

定 公 (指二被绑武士及晋国间谍,问半建)尔可认识他等?

半 建 (望、摇首)概不相认。

定 公 (指桌案上珠、宝、文书向半建)尔可知道此物的来历?

半 建 (摇首)这又于我何干?

定 公 呀呀呸!(唾半建,并以掌批其颊)

(唱西皮摇板)

骂一声半建太无良!

心如毒蛇你的性豺狼。

三尺青锋……(转身抽剑,望剑)寒光放……

霎时叫尔一命亡!

〔举剑欲砍半建,半建逃于子产身后,扯住子产衣襟哀求。

半 建 老相国快快救命啊!

子 产 (拱手向定公阻拦)主君且慢杀他。

定 公 祖父为何阻拦?

子 产 非是老臣拦阻,主君且将宝剑归匣,杀他何必亲自动手,老臣还有几句言语责问于他,好使他死而无怨!

定 公 就依祖父!(退向台内收剑,支头侧坐)

子 产 啊,半太子,还不将老夫的衣襟放开?

半 建 (羞愧,放开子产衣襟,施礼)多谢老相国救命之恩。

子 产 慢来!半太子,我来问你:你父平王无道,父娶子妻,败坏伦常;又信用谗臣费无忌,祸乱楚国朝政,举国之民不得安其生,忠耿之臣不得毕其性命。那伍奢、伍尚父子,无罪为你而被刑戮!使天下为之含冤不平。是你逃出楚国,诸侯列国俱各不肯收留,而我郑国,不避楚国兵临之危,甘冒国破身亡之险,念尔等孤臣孽子,无处可归,我国君主当仁无让,见义勇为,才将尔等君臣收下,待以上宾之礼!所望于尔者,能以尔父平王为前车之鉴,不蹈覆辙,趁此时机,正宜修仁义以建大德,发扬志气,而图自立,一旦能得身归楚国为君,尊天子以利臣民;睦邻邦而修盟好,此乃我郑国君臣,衷心之所切望于太子者也!想我郑国,乃系周天子骨肉宗亲,秉承文、武先王之遗教,以仁义为本,以天地之大德为心,决无市恩怀报之私情。不想尔竟如此这般,见小利而忘大义;贪小惠而败大德!



勾通晋国，要谋郑国而自立为王！聃建啊，聃建！尔可知道苍天有眼，善恶无贷，为善必复！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聃 建 啊！老相国，是你德高郑国，望重诸侯，行仁布义，天下同钦。为何今日也诬枉起小王来了哇！（掩面哭泣）

子 产 （冷笑）哈哈！如今这里，人有人凭，物有物证，何言“诬枉”二字？讲！

〔被绑一武士，忽然厉声而前。

武 士 嘟！好一无耻的聃建！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赖不成么？是你，利用我乃楚国之人，暗用珠宝，将我二人（指另一被绑武士）收买。要我等一遇良机，就将我国君主和子产老相国一同刺死！你曾言道：一旦国君与老相国身死之后，那晋国必保尔为郑国的君王，那时节，许我等俱要身为大将之职。只因我乃楚国之人，尔便利用同国之情，打动于我；是他（指另一被绑武士）虽身为郑国之人，只因不得重用，而又因失职之罪，曾被君主责打，因此怀恨在心。是我二人，一时间被尔的甘言引诱，珠宝迷心，妄想高官厚禄之赏；切报私怨之情，竟而应允下来。只因我二人分宝不均，争吵起来，竟被我父知道。是他想起当年我父子由楚国避罪逃来郑国之初，多蒙子产老相国垂怜，加以收留，此恩未报，而我竟要如此背义忘恩，加害国主，是他责我以大义；畏之以刑戮，竟引我去见老相国，把实情自首。又蒙老相国应允在君主面前，保我活命不死！尔如今还不从实招来，更待何时？若敢再行狡辩，我就一脚（举足）踹死你这狗娘生的奴才！

〔欲向前踢聃建，被武士拦回。

聃 建 这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晋国间谍向前一步。

晋 谍 我说聃建太子，事到如今，您也甭想赖过去啦！我家大王的手书，是我亲自给您的。那些珠宝也是我转给您的。您给我家大王的手书，也是您亲自交给我的。如今您所收买的武士也自首啦；晋国的珠宝也摆在这里啦，您给我的手书也被人家从我身上给搜出去啦！我的性命生死存亡还不知道哪！您还在赖个什么劲儿呢？依我看，还是实话实说了罢。以您的楚国太子的身份，大概这小小的郑国也不至于把您就宰啦！还是少出点儿丑罢！



半 建 我并不相识于你，竟是一派胡言！（向子产）啊！老相国，事倒如今，我倒明白了。

子 产 你明白者何来？

半 建 这分明是：你们郑国惧怕那费无忌发兵前来；再就是我在你们郑国如此日久，坐食山空，而我又不能一时归国为王，报答你们的情谊，如此白白耗费你们的钱财，岂不是有失算计，故尔弄此诡计，假造一些人凭、物证出来，借此名义好把我推出郑国，你道是也不是？如若尔等真正害怕我楚国发兵前来，或是痛惜我耗费你们钱财，这又何妨明言？我明日即可身离郑国。以我这堂堂的楚国太子，何愁列国诸侯不邀请于我，待以上宾之礼；那时节，只恐怕你等悔之晚矣！果然如此，又何必邀此假仁假义之美名，诬枉小王于不义，而出此下策耶，——告辞！

〔欲走，定公忽然冲向台前，一手提剑；一手捉住半建的手臂。〕

定 公 你要到哪里去？

半 建 我要前去晋国。

定 公 （冷笑）哼哼！你倒想得聪明，推得干净！我来问你：既然那人证是“假”；难道这……（指案上的文书）你亲笔的文书也是假的不成？你与我看来！

半 建 （做望文书样子，狂笑）哈！哈！哈！哈！

定 公 你为何发笑？

半 建 这文书分明是伍子胥假冒我的笔迹所为。如若勾通晋国，乃是那伍子胥，这又与小王何干哪？尔等不敢奈何那伍子胥，却来诬枉小王，是你等郑国的仁德何存，信义安在？

〔定公惊愕地望向子产，不觉地放开了半建的衣袖。〕

定 公 啊！祖父！……

子 产 主君不必多疑。这一文书决非伍员所造。只因那伍员，不直于这半建恩将仇报，勾通晋国，阴谋郑国的豺狼之行，也曾几番忠谏于他。是他（指半建）羞恼成怒，反将伍员逐出迎宾馆以外，分舍而居，如此详情，老臣俱已知晓。半建啊，半建！想那伍家父子和他的全家，只为了忠心于你，死于非命的死于非命；逃离故国的逃离故国，尔如今，还要玷辱他的清白，诬枉他的忠心，陷他于不义，害他以刑戮！是你的居心好毒狠也！